

到灯塔去·新大众文艺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刘颖颖 实习生 朱玺文 图/唐德荣 彭泽祥

李焕文很健谈。记者抛出一个问题后,他总能侃侃而谈,观点清晰,有理有据。“或许很多人会认为网络文学没什么深度与价值,但在我看来,网络小说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体之一。”

出生于东莞的他,因患有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,中学就辍学了。但网络文学的出现,为他打开了一扇门,在虚拟世界里抵达新的人生。他取了一个笔名“机器人瓦力”,希望自己像电影《机器人瓦力》中的瓦力一样,摆脱孤独的境地,获得超凡的人生体验。

这也成了他写作的核心主题之一。从2011年至今,他用瓦力这个笔名已经写了14年,在起点中文网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,超1300万字,全网点击量破亿。代表作《黎明医生》收获万千共鸣,作为“百佳网文”之一入藏国家图书馆。这部代表作融合医学元素与新怪谈风格,开创了独特的故事类型,也为他斩获阅文集团2019网络文学“十二天王”之一的称号。“写作不仅养活了我,更成了我唯一能释放躁动灵魂的方式。感谢文学让我重新认识自己,也学会与自己和解。”

如今,新大众文艺的热潮让瓦力获得更多关注。新大众文艺的洪流,正是千千万万像瓦力这样的普通人的自我拯救与突破汇成的。

不要给我贴上

“身残志坚”的标签

羊城晚报:你从小患病,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其中感受吗?可以和我们讲讲这段经历吗?

瓦力:血友病,是一种凝血功能障碍的疾病,我是7岁那年确诊的。以前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用药条件,关节很容易出血,只能用冰敷,肿到一定程度后凝血,这个过程非常痛苦。但有时候这种状态也会给我提供另一个视角,去观察他人、观察世界、观察社会。

患病后,多年来一直过着一种沉闷、深居简出的生活。

但是我不愿意大家过多讨论我的疾病,更不愿意被贴上“身残志坚”的标签。现在有了长效药,凝血功能和普通人差不多了。2022年我做了一次右膝的全膝关节置换术,现在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,不影响日常生活。

羊城晚报:这个过程中您的家人应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吧?

瓦力:我的家人一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支持来源,无论是在身体健康方面还是事业方面,我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。尤其是我妈妈,她玩微信的时间比我早,还会刷抖音、看短剧、唱K,她的乐观和幽默的性格从小就感染着我,冲淡了疾病带来的苦恼和困境,也给我在性格、人格甚至创作上带来了许多正能量,让我在这个艰难的人生中能走得更顺一些。

瓦力:在虚拟世界里用笔抵达新的人生



贰

写作既能谋生,也能释放内心躁动

羊城晚报:在这个历程里,你会不会感激文学的出现?

瓦力:是的,尤其是在我写作进入一种叫作“心流”的精神状态时,真的就像是脱离了地球,进入到自己笔下的另一个世界里,去完成一种特定的情节。这种心流状态下,整个人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在那种时刻,我就会很感激文学,感慨自己何德何能竟有这种超凡体验。

其实这么多年,我已经慢慢习惯了疾病的存在。写作对我来说,成了逃离疾病的渠道和出口。生病的时候很郁闷,我反而要去看书、去写作,这样可以让我忘记这件事,抵抗病魔。它不仅是我的谋生手段,让我能挣钱养活自己,也是我释放内心躁动的唯一方式,让我能够升华、达到另一种境界的途径。我只能继续写,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。

羊城晚报:有没有想过,如果没有写作,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?

瓦力:这个就不得不谈到我的父亲了。他是一个相对悲观的人,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规划好了未来,说以后要给我开一个小杂货店,让我坐在那里,每天看看电视,收拾结账,就这样过日子。但那个图景却成了我童年很多年的一个噩梦。我一想到这个,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希望了,太无聊了,一眼就能看到头,很绝望、很痛苦。也许,这正是我后面不断努力、去挣脱、去抗争的原因。

羊城晚报: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在网上写小说的?

瓦力:初中二年级辍学之后。我有过一段消沉的时光,每天就是打游戏,无聊地混日子。但这段日子很短,我很快就开始重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。当时我感到必须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,并为之努力和坚持,否则我的人生可能会荒废,甚至被病魔打败。当时起点中

文网以网络作家血红为例进行宣传,号称其日更万字、年入百万,这些故事激励了我,让我意识到写网文或许是一条出路,于是,我开始尝试创作。

不过,当时我年纪小,各方面都不成熟,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质量有限。虽然我在15或16岁时确实挣到了第一笔钱,但金额不多,只有一千多块钱,而且因为身体原因,我坚持不了太久。就这样,我的创作之路时断时续。

直到2011年,我的第一本代表作《最佳导演》出现,这是都市娱乐文,是我写作生涯中第一次大成功,在当时是一部现象级作品,成绩非常好,并且得到网文圈的众多编辑、大神推荐。它让我真正意识到,我确实有能力靠写作谋生,老天爷确实给了我这碗饭吃。

羊城晚报:当时那么小,为什么会给自己规划出如此清晰的人生路呢?

瓦力: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早慧吧,离不开我早年的阅读经历。10岁之前,我就已经读了很多名著,比如《红与黑》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等。我认为阅读很重要,一个人阅读多少,就决定了他有多少智慧。阅读会开阔你的思维和对世界的认知,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思考,清楚自己处于哪种阶段,自身的困境有没有前人早已走过,他们又是如何突破困境,如何回答“生存还是死亡”。

就像少年时第一次读哈代的《德伯家的蓍丝》,我就觉得蓍丝很可怜,命运不公,而且不只是对我一人不公;而读了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我又深深被那句“一个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被打败”所打动。这种从文学中获得的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,会深深影响我。所以,在我后面的作品里,总会关注社会的边缘人群,那些局外人,我会有一个像堂·吉珂德一样的拯救欲,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好。

叁

网络小说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体之一

羊城晚报:写作完成之后,回到现实,会不会有一种落差感?

瓦力:落差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会存在,尤其是在更年轻的时候。那时候,每天都有很多“如果”浮现在心头——如果没有患病,如果当时有别的解决办法,如果没有那些不幸……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有所不同。这些“如果”逐渐变成一种心魔,现在偶尔也会出现。

但是我已经慢慢学会跟自己和解,真正地去拥抱自己、接受自己。我生来就是一个不一般的人,有着这样特殊的人生,那好吧,那就这样活着。十几岁我就不用上学了,在家里看书、阅读、写作,别人可能会觉得我过上了梦想般的生活,但其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爽。所以说,每个人对别人的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想象。

肆

没有“套路”或只有“套路”都会失败

羊城晚报:您是如何理解、看待“新大众文艺”这个概念的?

瓦力:“新大众文艺”确实很好地描述了现在一群创作者的状态。这些人可能来自五湖四海,甚至在以前看来和文学毫无关联,但如今他们也能大胆地宣称自己在搞创作。这种现象的出现,得益于新的渠道和媒介为他们提供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机会,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,让他们接触到更广泛的内容。

像现在的短视频、网文等,都是这种新大众文艺的具体表现形式。它们具有很强的交互性和即时反馈性,让读者可以接触到作者,作者也可以接触到读者,这与传统的纸媒或电视台那种相对单向的状态完全不同。比如我有读者群,可以随时和几百个读者交流,这种互动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这种交互性和即时反馈性对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。现在,网文创作往往是一个共同完成的过程,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事,读者也参与其中。所以,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搞文艺创作,尤其是网文创作,一定要有一种对话,和读者对话,不能自娱自

羊城晚报:你的书房里也有很多传统文学作品,你会通过学习传统文学的技法赋能小说创作吗?

瓦力:会。看传统文学相关的作品,一个是因为我有自己的目标与追求,我想弄清楚网络文学的源流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因为这个文体肯定不是凭空出现的,那我必须要回到文学史和作品中追根溯源,才能知道网络文学到底是什么,它在写作史上的位置,以及人们对它的真正期待和需求是什么。

虽然直到现在,还有很多人认为网络小说没有深度、没有价值,但我从来不一样认为。我很早就觉得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,而网络小说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和文体之一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,现在的短剧等各种作品,很多故事桥段都来源于网络小说。

乐。网络小说本来就是一种市场产品,它离不开它的土壤,否则会成为无根之萍。

羊城晚报:如何平衡网络小说的“套路化”和文学性的关系?

瓦力:网络文学首先是通俗文学,它有其固定的“套路”,因为“套路”会带来一种固定的期待和预期。如果完全没有“套路”,这样的网络小说是会失败的。但如果只有“套路”,绝对会失败。好的网络小说,要在运用“套路”的同时推陈出新,带给读者惊喜,甚至实现一种文学性的表达,把一些更深层次、更有思想性的东西融入其中。我书房里挂着“搞钱”两个字,就是时刻提醒自己,要平衡好文学性、思想性和商业性。

羊城晚报: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完全不顾市场,不顾读者的反馈,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进行表达呢?

瓦力:我的梦想就是等我财富自由了,我一定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对物质欲望很强的人,对我来说,可能几百万就差不多了,再多一点的话,也就一千万左右,我觉得那样就相对自由了,我会写出自己完完全全,真正想写的东西。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对鲁迅杂感的杂感

完全可以说,杂文是鲁迅独创的文体。这种文体大致可以归于散文,寻根也可视为小品文,向外又可以联系到随笔。但只要说到鲁迅所写的,那就必须是杂文。因为其中的意指,不仅是文章体式的分类,更含有对内质的评价。战斗的、犀利的文风,针对个体的批判又指向全体,对类型化的针砭又充满个性化表达。绝不是泛泛的议论,也并非发泄一己之私忿。多有今人喜欢的“金句”,其实不过是“血管里流出的总是血”。总有诗化的语言、气势,那也实在是战斗中展现出的英姿。它们因此又是文学的,而且非常艺术。

鲁迅曾不止一次表达过,假若自己所批判的世相没有,文章也因此速朽,那倒是一种欣慰;如果相反,则是一种悲哀。

【梅川随感】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李叔同年谱长编

收到老友陈星兄寄赠的《李叔同——弘一大师年谱长编》,不禁吃了一惊。一惊,篇幅浩大,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全书十六开精装,长达1031页,165万字,应居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年谱长编之首;二惊,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这部书,2021年11月初版,2024年6月“重印”(实为修订再版),年谱长编这样的大部头学术专著,初版这么快就重印,也前所未有。

这部年谱长编之所以如此巨大,如此厚重,首先因为谱主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特的存在,正如编者所言,李叔同是“集艺术家、艺术教育、佛学家于一身的艺术文化全才”,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其次因为虽然《弘一大师全集》早已问世并重印,但错漏仍不少,而近些年的“弘一研究热”也产生了“真实的弘一大师距离其本相越来越远”的新问题。因此,编者认为,总结以往研究成果,整体梳理真实的李叔同的生平与创作已刻不容缓。而作者就以自己几十年来的长期积累,又

然而我们说,他借以论说的人和事,大多已成过眼烟云,但那种超越时空的品质,不拘于一时一事的嬉笑怒骂,很难过时,而只会让人感慨“共时”与“共性”。阅读鲁迅杂文,既可以了解当时的某段历史,也可以体悟身边的世相。这就是鲁迅还在的原因。

鲁迅杂文体量庞大,光彩闪烁。我以为,以瞿秋白编过的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及《鲁迅自选集》的篇目为底本和依据,再结合作者个人的思想、艺术上的认知,即可读出鲁迅杂文的基本风貌。鲁迅杂文饱含鲁迅思想,杂文中对国民性的揭示,对社会现象的批判,可以见出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和实践性。他的思想不是理论空转,而是直面现实的结果。因此才能让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的读者形成并保持共同的认知:鲁迅杂文是匕首,是投枪。

遍访李叔同当年所到之处,并与海内外同行广泛交流,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,把李叔同研究奠定在一个新的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。年谱长编的特色在于,尽可能运用一手史料,尤其注重于编撰规范,致力于“纵向”和“横向”的贯通,努力按年、月、日逐条分述谱主事迹和著述,做到谱文、辨误、背景、社会评价和注释都有据可查。对传统的年谱编撰“流水账”方式予以改造,穿插必要的按语和附记,最大限度地不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线索。

不妨举一个例子。李叔同1906年1月在日本创办《音乐小杂志》,虽然只出了一期,却意义深远。长编中详细交代了《音乐小杂志》的出版经过。在引录了李叔同的该刊序文之后,又用五言“按语”的方式,先后介绍该刊基本情况、该刊的“文坛公鉴”(即征稿和发行启事)、该刊印刷处所在地的今昔变迁、该刊所刊的李叔同作词的一首歌,以及全文引述高先贤1941年发表的评论该刊的《乐史零忆》,并强调李叔同最早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历史功绩,均给我以很大启发。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在课间交流时,有个学生谈起,有些来做讲座的新闻前辈,总喜欢讲自己当年多牛,做新闻多厉害,作品多有影响力,好像现在的新闻学子一个都不行了——眼里也没有光,对新闻也没有热情,缺乏用作品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理想冲动,缺乏就业欲望,一进学校就奔着保研考研,为一个饭碗过早地失去了职业追求。她说:这些前辈自己没有意识到,他们是站在山巅俯视如今在山脚下学新闻的学生,而不是跟学生们站在一起体会他们所生存的状况。这种“站在山巅”的自恋感和对山脚的俯视,不食人间烟火,让她很不舒服。

我眼前一亮,多好的思考啊!让她赶紧把这个想法写出来。同时,我也陷入了沉思,我是不是也属于这种站在山顶自恋、向下俯视、没有跟山下同学们在一起的所谓“新闻前辈”?当我们沉浸在过去,想象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,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恋,把新闻生产背后的故事讲成“名记霸总剧”,讲成充满传奇和神话感的爽文爽剧时,是不是一种谎言?是不是把新闻理想当成一种回避现实的话语?

当我们带着十足的自恋把某种时代的红利当成个人努力的成果,

●随手拍

绮丽晚云 图文 吴奕锦



抬望眼,那绚烂霞霞如梦幻羽翼,于天际舒展。暖橙与淡蓝交织,光秃枝丫与葱郁绿叶相伴,皆被霞光驱使成诗。此刻,愿长醉于晚云的绮丽,让思绪飘向无尽远方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【夕花朝拾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南海是怎样富起来的?

广东的南海,早已名扬四海。过去闻名,是因为这里出过一些著名的人物: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,我国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,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何香凝……上世纪80年代南海闻名,是因为它是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县。1981年,曾在全国放映过一部彩色纪录片《他们怎样富起来的》,介绍的就是南海县。电影介绍说,三中全会后,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突破7亿元,社员人均分配240元,名列全国前茅。

1984年的南海到处都是——

批“三重三轻”(所谓重工轻农、重钱轻粮、重私人轻集体),批商产品生产,批家庭副业。搞一次运动,批一批人,订一批条条框框。1978年后,政策放宽了,人们开了窍。归结起来,南海有四大优势:靠近大中城市,有利于发展轻工业;气候温和、四季常春,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;劳力充裕,生产能手多,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;精耕细作,有利于发展高精尖农产品;靠近港澳,与旅居海外华侨、港澳同胞来往多,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。南海人民的体会是:对党的政策,早信早富,迟信迟富,不信不富。

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箭在弦上的乐趣

不丹地处高山峻岭,昔日常有猛兽出没,射箭曾是国民求生的必备技能。随着猛兽的威胁逐渐减少,射箭已不再是国民必须掌握的技艺了;然而,岁月悠悠,对射箭的这份由来的爱已深深融入不丹人的血脉中,射箭活动也成为了不丹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。由皇家贵族而至平民百姓、从稚龄孩童到年迈长者,几乎人人都爱射箭。

在不丹结识的朋友丹增,一聊起射箭便眉飞色舞:“我成长于农村,七岁开始便学习射箭了。我也喜欢打篮球、踢足球,但是,家境贫困,买不起篮球和足球呀!至于弓和箭,都是由父亲亲手用竹子做成的;而射箭的技艺都是向自家长辈

学习的,代代相传,家家如此。”

不丹每年一度的全国射箭大赛,更是万众瞩目的重大活动。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够赢取丰厚的奖金外,队员们还可以获赠冰箱、微波炉、电视机、洗衣机等家用电器。然而,丹增表示,在不丹,绝对不会有人抱持赢取奖品的心态而参加比赛。他说:“射箭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,比赛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地增加生活的情趣而已。大家更注重的是,射箭能手能够借着比赛的大好机会彼此切磋技艺。胜者受人敬仰,败者甘受调侃;然而,胜也好,败也罢了,点点滴滴,都是乐趣。比赛过后,胜者精益求精,败者奋起直追,来年再决高下。”

啊,生活有了盼头,天天都是幸福的好日子。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在“糖舍”,在路上

第一次听李宗盛演唱的《山丘》,是在2014年。“越过山丘/才发现无人等候/喋喋不休/再也唤不回的温柔/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/在什么时候”,那种岁月流逝,再回首却一片空茫与深刻的忧伤,如同他沧桑的嗓音,穿透时空。而前几天,这首歌被再次提及,在桂林阳朔的山水间,当评委会主任余英揭晓虚拘类作品大奖授予90后作家刘楚昕的小说《泥潭》时,他讲述了自己并不顺利的文学生涯,一直投稿、一直被拒绝,在武汉大学读博时,他随时会离开身边的女友回去写作,直到有一天,女友开了窍。归结起来,南海有四大优势:靠近大中城市,有利于发展轻工业;气候温和、四季常春,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;劳力充裕,生产能手多,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;精耕细作,有利于发展高精尖农产品;靠近港澳,与旅居海外华侨、港澳同胞来往多,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。南海人民的体会是:对党的政策,早信早富,迟信迟富,不信不富。

也有某种运气。那一天,在这家由昔日工业遗址厂改建的糖舍里,除了几位获奖者,还有许多漫步其间被文学聚集到一起的人们。步道边的小麦秸垛和路标,标注着一部曾经影响众多灵魂的书名,就像活动的主题:在路上。“糖舍”位于漓江的转折处,当年甘蔗就是通过漓江运输过来,沿江的桁架,从船上起吊运入工厂,进行压榨和蒸馏,再顺应地势,自高向低通过地面上的凹槽,流入下一个厂房。它的改建与设计,据说拿过大奖——那些水泥老桁架被完整地保留下来,成为江畔泳池,那就是颁奖典礼的场地。视线所及皆是可以直接融入中国画的背景,随处可见的斑驳的旧砖墙,生锈的老楼梯,显眼的老标语,讲述着老糖厂的历史。大家夜里四处漫游,随时停驻,与朋友笑语,就仿佛一场时空旅行,也顺接了白天一场接一场“亲密无间”的文学对话。入夜,迷离的灯光,倒映在水面,各种孔洞,光影流动,有点魔幻,有点温柔。